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八七

後知堂文集四十四卷附錄二卷 蕭正模 撰

葛莊分體詩鈔不分卷附補遺一卷 劉廷璣 撰

後知堂文集

蕭正模 撰

清康熙五十六年將樂蕭氏刻本 原
書版框高一七三毫米寬二六二毫米

蕭正模 字端木，號深谷，福建將樂人。約生於清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卒年不詳。康熙年間諸生。工古文辭。深于史學，自漢迄五代，著爲《史論》，多糾舊史之謬，號爲精核。有《後知堂文集》。參考文獻：《清史列傳》卷七二、《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一

康熙丁酉歲刊

蕭深谷

文集

後知堂文集

蕭深谷先生史論序

史家之自紫陽經目外鮮不謬於聖人而文章之有長於此者之難如此而以此為史論者其病非禁則僻夫禁出于束學書文而僻安在言明為蘇子瞻之說也

吳序一

吾南世之以楊雄為大箕子丘嫂心之稱秦松有再是功是皆人而書而主持於此後之為之者能免於是二者難矣而吟口談古文者謂其此不足耀于世也夫即以此文論又豈能盡其始終本末推

兄書隱与古人求上八字程子端
面飲以為某得此言只是須得子
厚如此學力故雖免於禁与辨而
文之不至於此學得而傳者吾友
深求懸于該文化論若千卷是非
一舉於山而文章與浙安帖枕焉

吳序二

之以於視今昔今并于雜休之文
粹為全集余為序之如此文深各
之懷淡經學不惟于涉草者即史
論而可概諸文也夫文者涉隨之
胸穿毫之淺深弱不振之象而可
望大業之有傳者哉原也丁酉春

吳日新撰

吳序三

讀徐谷先生詩集卷詩以

尚弁云

手指撥琴音元音思不存
畫國開生面若神或難
寫顏生生臧外又以其
此其意持此語未為誤

黃序一

者云徐公蕭夫子素之如
玉溫其性高其氣象
供吐吞示不發其意
白生高渾一穉孤注言
洗盡雕陰寬而讀字輕
風吹瀑散珠璣再讀如清

壯者之憂雷奔讀之至再

之聲歎其下松媚之操而
區如水流波意至心之
遇嗟然失其所解如月在
下四映清光總覺如雲在
心裏幻澗掀翻之風以衆

黃序二

竅通之衆籟喧山川怒噴
管歌嘯決籟焚風火力現
足扶搖搏鵬鷖系之對珠
玉自覺形神恬願言若
蕭子舉托篋與墳栖以在
古探拘之乾坤萬古味

溪村乃泉妙之門

康熙庚寅三山游高黃

天植其稿

黃序三

讀深谷集四則

余中村極喜深谷文字或問其佳
處中村曰簡今讀其文汪洋千頃
而論理叙事必中於成法始噪中
村知言而黃貞父之以簡括定震
川良有以也

王文成謂文以自在為佳自在者

馮序一

天然也深谷氣質閑妙其文若風
皺水紋月翻花影乃天地間自然
景色非可刻畫求之也

施蒿麓得深谷時文謂其每筆一
意真如傾水銀於地千孔百竅無
不畢入妙固非坡老所得而擅
也余于深谷古文亦後云然

深谷極不喜詩家效齊梁體作昵
昵兒女語謂其纖媚無壯夫氣也
故其詩涵々自運未嘗有所摹擬
而奇偉悲壯若西楚霸王力拔山
兮氣蓋世也

深谷集成索余序余謝弗敢
因效蕭伯玉題錢牧齋集數

馮序二

則以當序云漢峰馮柱旌題

蕭深谷文集序

天之生深谷也侯之在天南僻
壤日誦讀夫帝王師相心法所
垂之經之史及夫賢人君子為
人才士發憤以自見於後世之
詩之文其為事至隱約矣而深
谷好斯樂斯以通其義以領其

周序一

神以手摹而心追蓋將與古帝
王師相賢人君子高人才士為
終身而或叩之而為史論則友
天運人事之哀澹亂安危之理
直溯其原流于四千年之上下
而當時之忌諱子孫之請托罔
見之訛謬舉無足碍其筆端夫

是故忠良賢德名遠弗昭而雖
有奸諛思圖一時之觀聽者亦
靡不探其幽微而揭之為世戒
也嗚乎偉矣至友序記之既經
表傳墓銘之所述古今詩賦之
咏歎山川不出乎閭中善類
不踰其井里而舉一例凡由近

周序二

知遠則荊州之人物滿永州之
山水記即一地而已具天下之
觀善深谷之於文也宏中而肆
外若貪夫之籠百貨而任其居
之行之而無所不得也而或以
其遇之窮為深谷惜夫深谷幸
而窮耳令其不窮文必不若是

工而雖有燕許之鴻裁鉅制固
亦不免于八代之衰而有待昌
黎氏摧陷廓清之力也深谷其
可以自豪矣康熙丙戌詔山周
斯盛撰

受業丘仁祖書

周序三

後知堂文集康熙丁酉歲刊

閩將樂蕭正模端木著

叅訂評閱姓氏

定齋鄭泰樞瞻紫甫

証山周斯盛此公甫

瓠阿車耆奎含光甫

中村余思復不遠甫

蓮山廖騰燧占五甫

蕭深谷文集 姓氏一

融菴金世鑑萬涵甫

固齋高兆雲客甫

稼堂潘耒次耕甫

閭山胡琪子樹甫

玉融張子位穉若甫

未有舜拔萃謂升甫

田間施中當時甫

鰲石劉坊季英甫

大隱江六瑞首山甫

存齋黃天植柟季甫

田生余祖訓仲敏甫

鹿原林信吉人甫

蒿麓施松齡青侯甫

三山趙洵又蘓甫

悅園馮柱雄砥青甫

莆田徐章貞南史甫

蕭深谷文集 姓氏二

企亭熊灝亦淳甫

東華吳日彩彤雲甫

杉陽江孝緒西銘甫

銘麓謝莘一念民甫

惕齋宸翰宣人甫

拙菴宸幹能人甫

蓼磯夢松靜君甫

同懷兄正椿千六甫

清代詩文集彙編

姪士弘士第士毅編輯

男士循

士德

士行

士術習刊

蕭深谷文集

姓氏三

後知堂文集全錄

受業婿弟士毅編輯

卷之一

史論一

卷之二

史論二

卷之三

史論三

卷之四

史論四

卷之五

史論五

卷之六

史論六

卷之七

史論七

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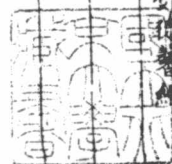
史論八

卷之九

史論九

卷之十

蕭深谷文集全錄



史論十

卷之十一

史論十一

卷之十二

史論十二

卷之十三

史論十三

卷之十四

史論十四

卷之十五

史論十五

史論十六

卷之十七

史論十七

卷之十八

史論十八

卷之十九

史論十九

卷之二十

序一

卷之二十一

蕭深谷文集 全錄

二

序二

卷之二十一

序三

卷之二十二

序四

卷之二十三

序五

卷之二十四

記一

卷之二十五

記二

卷之二十六

傳

卷之二十七

墓表

墓表

墓誌銘一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二

卷之二十九

蕭深谷文集 全錄

三

清代詩文集彙編

墓誌銘三

卷之三十

書一

卷之三十一

書二

卷之三十二

文

卷之三十三

雜著一

卷之三十四

雜著二

卷之三十五

詩一

卷之三十六

詩二

卷之三十七

詩三

卷之三十八

詩四

卷之三十九

蕭深谷文集 全錄

四

史詠一

卷之四十

墓詠二

卷之四十一

填詞

卷之四十二

古賦

卷之四十三

楚詞

卷之四十四

讀東村傳筆記

卷之四十五

附錄一

卷之四十六

附錄二

蕭深谷文集 全錄

五

史論一

張良

始終爲韓說得曲折深至筆力高渾



世謂張良之爲韓氣銳於博浪之椎而意倦於韓王成之祖至酈食其請復立六國後良胡不贊其議以存韓而獨立韓也夫並立則得失利害如良計矣良方以漢復韓仇則忍聽過公之敗其事而不引手一援乎若曰唯韓之立則當食其勸復六國之日三秦定矣天下之

蕭深谷文集

卷一

一

勢有歸矣非若項梁初起可因其立楚後而勸之樹韓以滅秦者而韓之後又非有橫陽君成之賢借復封之而其後保能自立乎能自立而漢又必不能容則是暫存而終亡也曷若忠於謀漢而以漢之得天下報秦之滅韓并報羽之殺成而後於此志既得之日托之辟穀以不敢同漢佐命之功此則智深謀遠而非知人論世之士莫克窺其微也且良之於韓於漢始終可考也始成之王以良說項梁力鴻門之事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之國良送之褒中沛公遣良歸韓比羽不命成之國與東至彭城殺之而良乃間行歸漢自是一語不

及韓心未嘗一日忘韓也捐闔以東棄之三人而滅楚之計定止食其復六國後之請而滅楚之計成其能以漢滅秦楚者沛公殆天授也其不能以漢存韓者天之可環不可支也而韓社雖墟韓仇已復博浪之椎無成有威則良之至誠格天而人綱人紀賴之以長存於天地間者也

蕭何

忌信忌何高祖實情以此爲何平反亦確論也世以何於信始薦之終忌之忌之則似何陷信以反而從而誅之矣考何於信始終無是也又謂何於信被誣

蕭深谷文集

卷一

二

不爲之地則又未察乎高祖之忌信因以忌何者之難乎爲何者也方信之未將一亡卒耳而何追之而言之高祖而薦之何知其能高祖固未嘗知其能也築壇而拜曰吾爲公以爲將若曰是公之意云耳而擊魏下趙定齊漢之有天下皆其力信功於是不賞矣功既不賞迴思向者亡卒遇之而國士無雙識之於平昔而援之以爲大將者何也則何之知人善任使賢於我遠甚焉忌信者在此忌何者亦在此何同在所忌而當更甚焉顧得爲之地耶且何之知信知其能爲上得天下耳得天下而其心之忌倍漢與否非何所知也非何所知則

信之實無反心。自後世公論耳。當呂后擒信之日。何能爲信解耶。夫知其可爲。漢得天下而薦之。不知其果不倍。深與否。而聽謀之以法處之。何固忠謹無他。而值此猜疑之主。則亦當有所隱忍於其間者。始薦而終忌。未足爲何嘗議也。

貫高

詞嚴義正筆老氣雄

以天下而率一人。則自諸侯王而下。其臣屬於諸侯王者。皆天子之臣也。況於提三尺劍掃羣雄。有天下而於其諸侯王。有復國之德。甥舅之親。乃有其私臣敢責無

蕭深谷文集

卷一

三

禮於共主。不聽其主之不肯德。而輒謀不軌。陷其主於不測。至共事發。徒以白其主之反情。壯士之名。而施及其同類。如貫高之爲者。貫高之爲。則固殺越人於偵。而特不波及其不之知者耳。夫與其反而白王以不知。曷若反以及王。而以匡王之義。成王事君之忠。則王無辱。而貫高之賢遠矣。而貫高。是高不足貴。而高帝以其出於死。死爲壯士。夫出之於死。似矣。而無故而陷之死。而後出之。即其私主。亦樂有是臣耶。自春秋以及戰國。天下之私其所事。而不知共主之戴久矣。雖以秦法尊君抑臣。至於高帝有天下。而尚有如高其人者。則

固當明正典刑。使凛然於共主之分。而乃以爲賢赦之。并賢及赦諸客。使皆爲諸侯相。守則漢世之所謂賢者。皆身爲不軌。而晚益以小忠小信者耶。

先武

昆陽之戰說得風雲動色

先武是陽之捷。等於楚項王之戰。鉅鹿。然而國兵新破。以耻生其勇者。易內外憂迫。以死致其生者。難。而先武以數千寡弱之卒。當秦漢以來出師未有之盛精神。奮發壯惶。恐憂念之軍心。使之并命合舉。一以當千。豈但人心之助已哉。夫始謀自兄。而貳於更始之議。決之禹

蕭深谷文集

卷一

四

弁若斯舉也。殆天錫之勇智。以先復舊物者也。

先武二

雄文偉辯力能扛鼎

先武之中元年。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於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經日書之。按其書法者。以爲譏其不可也。曰文帝之立。呂后不書。太絕之於文帝矣。而書呂后。則固未嘗絕之於高帝也。余以爲呂后之罪。正當絕之於高帝耳。高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而呂氏賊害三趙。專王諸呂。至取他姓子爲孝惠嗣。天命幾墜。產祿之誅。代藩之立。天下之復爲劉。非其所